

197

中国小说精萃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八辑

舒楠 兴安 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八辑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7 中国小说精萃/舒楠, 兴安选编.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0. 4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 第 8 辑)

ISBN 7-5048-2887-4

I. 9… II. ①舒…②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1997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851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4.87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1997年度的中国小说创作仿佛并没有承接上一年的发展。如果说,1996年度的小说创作还有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之类的现象与话题供人们议论评说,还有许多作家在近乎相似的领域内写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作品的话,那么,1997年我们几乎很难寻找到在众多作家的创作中出现的某些相近的创作倾向。伴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生存的问题越来越紧迫地挑战着每一位作家。

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已意识到的危机时代。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意识的危机,带给人们的并不是临危不惧的命运感,更不是超乎悲剧的绝望感,而是放弃意识,松弛肉体,寻求放纵、时尚和刺激。我们的困惑越来越多。小说创作在龟缩于生活一隅的同时,作家们似乎也不再能找到把这一切涵盖的表达方式了。于是,在这一年,我们看到的作品越来越摆脱了解释性与阐发性的窠臼,而具有了更多的启示意义和隐喻性。

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文学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文学的本质与解释和阐发社会人生并非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与人生的隐秘部分,宇宙的更深奥秘,生命的更高风采,需要我们作家更有灵性地去表现,简单的社会观念和通俗的日常语言是无法使我们超脱于纷扰无序的现实生活之上去内省生命,在生命的浮光片影中捕获稍纵即逝的意义和美的境界。

刘恒创作于本年度并在新世纪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内容的现实性显然不会让我们忽略张大民幽默夸张的言语背后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张大民因困苦而幽默,因幽默而幸福,荒诞和黑色的成分总让人感到其身上留有好兵帅克、堂吉诃德抑或阿Q等一系列

文学人物的遗传因素。与其说贫嘴张大民的形象塑造丰满真实生动，还不如说他的行为举止在我们面对现实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平庸的生活需要夸张，夸张是对平庸生活的反抗。阎连科的《年月日》也是一篇极具隐喻性的作品。千古大旱中的先爷是挣扎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自然生命。一个老人，一条瞎狗，一棵玉蜀黍，就像是有关艰辛与顽强的生命寓言，使这篇小说成为中国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守护生命的岁岁月月、日日年年的缩影。

《尖锐之秋》和《青衣花旦》是两篇表现当代青年心境与情绪的作品。秋是结果，也是一种结局。对社会的疏离只是作品主人公作为性病患者必然采取的自保状态，而精神上的疏离与困惑，感到自己仅仅是这个社会增生的“疣”，便显现了一种可怕的事实。而在《青衣花旦》中对一种边缘性场景的描绘，轻松消遣中透露着对生活丧失方向感的随遇而安。《来来往往》和《黄莲·厚朴》是两篇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前者时尚而通俗，以改革开放后男人的情感经历为线索；后者则通篇弥漫着浓重的文化氛围，在新旧、中西文化冲突中，暗示了人性之间的相通与理解。

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仍然是我们为之骄傲的部分，刘庆邦的《鞋》对一个未出嫁的农村少女的情怀做了令人惊叹的描写。徐坤的《厨房》则把一个中年女强人外表后面的情感，做了一次极富唯美意味的描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一贯的女性主义的创作视角和立场。铁凝的《秀色》、严歌苓的《拉斯维加斯的谜语》和红柯的《短章二题》也是短篇中令人回味的佳作。

1997年长篇小说创作相对冷寂。除了毕淑敏的《红处方》稍有影响之外，值得一读的长篇尚有东西的《耳光响亮》、林白的《说吧，房间》、陈村的《鲜花和》、李锐的《万里无云》等。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刘 恒 (1)
年月日·····	阎连科 (70)
远离稼穡·····	邓一光 (118)
来来往往·····	池 莉 (212)
黄连·厚朴·····	叶广岑 (286)
尖锐之秋·····	朱 文 (323)
跑官·····	田东照 (391)
青衣花旦·····	西 廔 (432)

目 录

●短篇小说

- 鞋..... 刘庆邦 (175)
秀色..... 铁 凝 (185)
厨房..... 徐 坤 (196)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严歌苓 (372)

●短章二题

- 美丽奴羊..... 红 柯 (455)
牧人..... 红 柯 (460)

●推荐篇目 (466)

刘恒 原名刘冠军。1954年出生,北京人。中学毕业后参军,转业到工厂,后任《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虚证》、《东西南北风》、《连环套》,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等。现为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篇叙事语言运用得十分老到且奇特的小说。

就作品展示的生活背景而言,并无离奇陆离的内容。城市平民一大家子的生活,住房紧张,工人下岗,兄弟姊妹闯于墙之类的事情,早已有作家给予过关注,方方的《风景》、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以及新写实的许多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在刘恒的笔下,就是这样一种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生活,却具有了神奇的色彩和文体风格。在作品主角张大民极具韧性的行为和“贫”到了极致的言谈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平易幽默的市井人物,同时也震惊地体味到普通百姓在弱势地位中以怎样一种心气在贫瘠而简陋的物质生活中寻找着开心而幸福的感觉和心理平衡:那是韧性不屈的、自信幽默的,但同时也是低俗而卑微的。即使遭受伤害与侮辱,他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未来都是现实且充满信心的。这样一种心气的畸形发挥有时便会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小说中张大民不惜以头破血流为代价换取盖四平方米小房的权利,这种情景的出现,让我们想起老舍《骆驼祥子》中做暗娼的小福子牵着弟弟的手跪在虎妞面前,以自己的受辱化解恩怨,赢得权利的场面。虽然这其中不免有市井无赖行径之嫌,但那股不屈而韧性的精神却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最值得宝贵的。

大民、二民、三民、四民、五民各有自己的人生之路去走,各有自己

的生活需要面对。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许是一种反讽，他的贫嘴不乏扭曲的成分，他的幽默也掺杂着太多的黑色。他认可了自己的生活，认可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时，他也就获取了比别人更为安宁、踏实的心境和明确的处世态度。贫嘴的张大民敢于宣称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而现实中又有多少人敢这样宣称呢？

这篇小说借鉴了北方民间曲艺的许多表现手法，夸张，幽默，沉重又不乏温情。在极具生活化的小说内容中，时时隐现着作家对熟悉的普通百姓生活的思索和反省。

他叫张大民。他老婆叫李云芳。他儿子叫张树，听着不对劲，像老同志，改叫张林，又俗了。儿子现在叫张小树。张大民 39 岁，比老婆大 1 岁半，比儿子大 25 岁半。他个子不高。老婆 1 米 68。儿子 1 米 74。他 1 米 61。两口子上街走走，站远了看，高的是妈，矮的就是个独生子。去年他把烟戒了，屁股眨眼就肥了一倍。穿着鞋 84 公斤，比老婆沉 50 斤，比儿子沉 40 斤，等于多了半扇儿猪。再到街上走走，矮的在高的旁边慢慢往前滚，看着不着腿，基本上就是一个球了。

张大民不是聪明人。李云芳了解他。他 3 岁才说话，只会说一个字，“吃”！6 岁了数不清手指头，没长六指，却回回数出 11 个来。小学上了一年，还蹲了一班，听不懂四则运算。中学又蹲了一班，不会解方程，经常求不出未知数。不聪明也没耽误高考，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语文 47 分。数学 9 分。历史 44 分。地理 63 分。政治 78 分。张大民感到骄傲。李云芳也考了，总分只比他多 5 分。政治不及格。人家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她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么胡说八道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李云芳也不是聪明人。张大民太了解她了。

他们是青梅竹马。张大民的父亲是保温瓶厂的锅炉工，李云芳的父亲是毛巾厂的大师傅，同属无产阶级，又是邻居兼酒友，没事儿就蹲在大树底下杀棋。文化不高，脾气也柴，杀着杀着能揪着脖领子打起来。

“老子拿葱蘸蘸了你！”

“老子拿锅炉涮了你！”

孩子们就跟着吐唾沫。张大民很早就明白，李云芳的唾沫星子是酸的。蒸完了涮完了吐完了，两个老混蛋加臭棋婆子又和好了。孩子们嫌

拥到沙土堆上继续玩耍。张大民垒碉堡，挖壕沟，李云芳嘻嘻一蹲，半泡尿就把炮楼给端了。后来的新婚之夜，两个人穿着衣服酝酿第一次性生活，张大民开玩笑说你大腿根儿紧里边有个瘡子，现在还有吗？吓得李云芳差点儿从床上掉下去，捂着小肚子看了他半天。

“你怎么知道？”

“我琢磨它都琢磨了二十年了。”

“……真流氓！”

瘡子大了，黑黑的像趴着个土鳖。童年往事如梦，他们本应成为流氓无产者的，不知何故，竟双双成了安分守己而又感情细腻的人。她敞着大瘡子，喷着酸酸的唾沫星子说话。

“大民，你爱我吗？”

张大民都快晕过去了。

张大民的父亲是让开水烫死的。他站在离锅炉房八丈远的地方跟人说话，轰隆一声，锅炉黑乎乎地蹿出了房顶，一边飞一边洒开水，像一架灭火的直升机。锅炉工哎哟妈哎，就给浇趴下了。

那时候张大民不爱说话，死淘死淘的。看着父亲像尕丸子一样的脑袋，灵魂突变，变成了粘粘糊糊的人。话也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等到去保温瓶厂接班，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耍贫嘴的人了。不变的是身高。锅炉爆炸以前是1米61，一炸就愣住了，再也不长了。

李云芳晚一年接班，爱上了毛巾厂的技术员。张大民很难过，心想恋爱了也不跟哥们儿打声招呼，什么东西！假小子越长越苗条，越长越妩媚，不光唾沫星子是酸的，连套着高跟儿鞋一撇一撇的脚丫子都是酸的了。张大民找茬儿跟她说话，有话没话都想办法一句挨一句地跟她说，不说憋得慌。他拎着塑料桶站在公共水龙头旁边，像看珠穆朗玛峰一样看着她，自己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

“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我要上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看起来是这样吧？其实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你们厂一碗馄饨2毛钱，我们厂一碗馄饨3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1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5分钱。不过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10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12个，我吃过一碗14个的，这样

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你们厂的馄饨馅儿肉搁的多，算来算去还是我们厂亏了。表面看起来你们厂的夜班费少几毛钱，实际上1分钱都不少！云芳，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都糊涂了。”

“哪儿糊涂了？我帮你算。”

“大民，你说点儿别的吧。”

“夏天到了，你爸爸都穿上大裤衩儿了，你妈也穿上大裤衩了，你……”

李云芳心想，他怎么这么啰嗦呀！又想他爸爸烫死以后，他们家的生活确实困难多了，连一碗馄饨都要数着吃了，太惨了。她的目光一软，他的嘴皮子就受了刺激，硬梆梆的，越说越来劲了。

“你爸爸的大裤衩用绿毛巾缝的，是吧？你妈的裤衩是粉毛巾缝的，对不对？你两个弟弟的裤衩是白毛巾，你姐姐和你的大裤衩子是花毛巾，我没说错吧？吃了晚饭，你们一家子去大马路上乘凉，我觉得挺那个的。你自己琢磨琢磨，花花绿绿是不是挺……”

李云芳红着脸笑了。“我们一家子穿开裆裤，你管的着吗！”

“你看你看，你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花花绿绿挺……挺温馨的。真的！你别笑。我就是不认识你们家，一看这打扮也知道起码有三个人在毛巾厂上班。这能赖你们吗？不发奖金老发毛巾，你们家柳条包都撑得关不上了，这能赖你爸爸，能赖你吗？我要是毛巾厂的，就用花格子毛巾做套西装，整天穿着上班，看看厂领导高兴不高兴。他们要是不高兴，我就用白毛巾做一套白大褂，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走来走去，看看最后谁给谁做手术！”

“大民，你贫不贫呀！”

“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你们一家子穿着毛巾在屋里呆着，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上了街还是应该注意影响。缝裤衩的时候应该把字儿缝起来。每个屁股蛋儿都印着一行‘光华毛巾厂’，不雅观，好像你们全家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带着工作证一样。你说呢？让你妈改改吧？”

“快闭嘴吧，水都溢了。”

“我的话还没完呢！”

“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不行，不说够了我吃不下饭。”

“那你就饿着呗！”

李云芳不当回事，闪着细腰嘻嘻哈哈地走开了。他嘴唇发干，嗓子眼儿里塞满了自知之明，知道一堆废话她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自卑得睡不着觉，摸着两条短腿，想着两条长腿，发现自己跟她没什么好说的了。

天下的王八蛋都是一样的。聪明的技术员去了美国，走前说不吹，走后来了一封信，说还是吹了吧。李云芳得了忧郁症，开始几天不说话，随后就不吃东西了。她披着一块粉色的缎子被面，在自己的床上坐了三天，谁劝也不下来。她母亲的哭声在大杂院上空久久回荡。张大民很高兴，心说该，该！大半夜睁开眼，接着说该，活该！鼻子突然一紧，眼窝儿就湿了。

李云芳的姐姐找到张大民，流着泪嘟囔，好话有一万句了，死马当活马医，你也给几句试试？张大民矜持了一下，她姐姐忙说我们没别的意思，这么没出息谁还要她呢。张大民又矜持了一下，咱想说什么说什么，你们谁也别管。她姐姐说你别打她就行了。张大民梳了梳头发，漱了漱口，换了一双厚底儿鞋就跟着去了。

他吓了一大跳。李云芳脸色苍白，两腮深陷，肿眼像两只烂桃子，目光凝视着桌子底下的一个地方。他坐在她对面，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她的小虎牙以前特别好看，现在凶狠地龋着，像野猪的牙一样。

“云芳，你知道你披着什么东西吗？”

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你披着一块杭州出的缎子被面，你知道吗？它是你妈给你缝结婚的被子用的，你把它披在后背上了，你还给披反了。你看过变魔术的没有？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个变魔术的，不是台上的，是天黑了马路边儿那种，你觉着自己挺高级是不是？”

还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说话？江姐不说话是有原因的，人家有革命秘密，你有什么革命秘密？你要是再不吃飯，再这么拖下去，你就是反革命了！你没什么出路，饿死了算！人家董存瑞黄继光都是没办法，不死也得死，逼到那份儿上了，不死说不过去了。你呢？裹着被面咽下最后一口气，你以为他们会给你评个烈士当当吗？这是不可能的。顶多从美国给你发来一份唁电就完事了。你还不明白吗！”

李云芳眼珠儿一动，把脸转过来了。张大民擦擦脑门子上的汗粒

子,扭头说有烟吗?李云芳的弟弟颠颠地跑进来,给他点了一支烟,悄悄说你接着说我爸让你接着说,又颠颠地跑出去了。张大民暗叫说个屁!这是美丽活泼的假小子李云芳吗?他的心都碎了。

“云芳,我帮你算一笔账。你不吃饭,每天可以省3块钱,现在你已经省了9块钱了。你如果再省9块钱,就可以去火葬场了。你看得出来没有?这件事对谁都没有好处。你饿到你姥姥家去,也只能给你妈省下18块钱。你知道一个骨灰盒多少钱吗?我爸爸的骨灰放在一个坛子里,还花了30块钱呢!你那么漂亮,腿那么长,肉那么白,不买一个80块钱的骨灰盒怎么好意思装你!这样差不多就一个月不能吃东西了。你根本坚持不了一个月,所以你也用不着坚持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该吃什么吃什么吧。这笔账你清楚了吗?你还没挣够盒儿钱呢!云芳,西院小山他奶奶都98岁了。她听说你披着被面坐在床上想过来看看热闹儿,可是她走不动了。要不然我把她背过来?没有人背她她就没有机会了。你才23岁,再活75年才98岁,还有75年的大米饭等着你吃呢,现在就不吃了你不害臊吗!我都替你害臊!我要能替你吃饭我就吃了,可是我吃了有什么用?穿鞋下地,云芳,你吃饭吧。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饭了,吃吧。”

李云芳嘴唇动着,要笑了。外边传来叽叽喳喳兴奋的声音,似乎要急着喝彩了。张大民举着一只手,不知要干什么,大家静下来,静得能听见李云芳肠子的声音,咕儿咕儿咕儿咕儿咕儿咕儿咕儿。

“云芳,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想上茅房吗?我刚坐这么一会儿就想上茅房了。可是我现在不去。等你吃了第一口饭我再。实话对你说吧,你不吃我就不去。我不信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憋死。别装模做样了,我早知道你为什么不吃不喝了。不就是怕上茅房吗?你嘴唇哆嗦什么?你是不是尿裤子了?没尿裤子你捂着被面干什么?你不说话也没用,你不说话说明你心虚,说明你的裤子早就湿了。别以为你捂着被面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什么都能看见。快把被面扔了吧,充什么大花娘子,你不烦我们早就烦了。你换一个花样儿行不行?你头上顶个脸盆行不行?不顶脸盆顶个酱油瓶子行不行?我们烦你这个破被面了。”

李云芳忍着笑,嘴唇都咬白了。张大民欠欠身子,从晾衣绳上揪了一条毛巾,又从床上揪了一条枕巾,他把枕巾蒙在脑袋上,把毛巾递给李云芳,用鬼鬼祟祟的目光看着她,口气有点儿伤感。

“我拿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你把它蒙上，我领着你偷地雷去吧。你知道哪儿有地雷吗？”

李云芳张着大嘴，没笑，哇一声巨响就把一切悲愤和忧伤都哭出来了。她扑倒了张大民，喷了他一脸唾沫，一边号啕一边连咬带掐，把他做了爱和恨的朦胧替身。李云芳的家人冲进来，找不着那两位人物，只看见粉晃晃的缎子被面摊在床上，像飘来飘去的旗子。旗子底下漾着哭声和胡言乱语，是跑调跑得厉害却非常诱人的男女声二重唱了。

“大民，你怎么这么贫呀！”

“云芳，没人要你我娶你！”

“大民，你怎么这么矮呀！”

“云芳，我是个土豆儿我也要娶你！”

“大民，你怎么这么坏呀！”

“云芳，我不坏你就好不了啦！”

“大民，你怎么……这么好呀！”

“云芳，恕我直言，你的腿你的腿你的腿腿腿……怎么这么这么这么长呀！”

听着听着，李云芳的母亲也号啕了。李云芳的姐姐也跟着号啕了。病人思路清晰，爱憎分明，不用担惊受怕了。李云芳的父亲跑到小厨房悄悄抹眼泪，一个人嘟嘟囔囔，多好的一对儿呀！贫了点儿，也婊了点儿，可是这俩小兔崽子一公一母是多么合适的一对儿呀！

李云芳不治而愈，嫁给了张大民。从此，两个人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张大民家的房子结构啰嗦，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捡起来还能吃，只是层次和内容有点儿乱了。第一层是院墙、院门和院子。院墙不高，爬满了牵牛花，有虚假的田园风光，可以骗骗花了眼的人。院门松松垮垮，是拼成一体的两扇旧窗户，钉着几块有弧度的五合板，号码都在，告诉来人它不是一般的木头，它是大礼堂的椅子背儿。推开院门，里面是半米深的大坑，足有 4m^2 。左边支着油毡棚，摆满了蜂窝煤，右边支着一辆自行车，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自行车旁边还挂着几瓣儿紫皮蒜，蒜瓣儿底下搁着一个装满垃圾的油漆桶。张大民家的人管这个填满了的大坑叫——院子。第二层便是厨房了，盖得不规矩，一头宽一头窄，像

个酱肘子。这是汉堡包出油的地方。前后窗，左右墙，头顶上，脚底下，全是黑的和粘的，怎么擦也没用。灯泡永远毛绒绒的，吊在电线上，像个长不大也烂不掉的瘪茄子。厨房的门槛不错，有膝盖那么高，水泥很厚，怪怪的像一道水坝。穿过厨房就进了第三层，客厅兼主卧室，10.5m²，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张折叠桌，一个脸盆架和几把折叠凳。后窗不大，朝北，光淡淡的，像照着一间菜窖。最后一层是里屋，6m²，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层床，猛一看像进了卧铺车厢一样。墙上没窗户，房顶上有个窗户，白光直着照下来，更像菜窖了。这个多层的汉堡包掉在地上，掉在城市的灰尘里，又难看又牙碜，让人怎么吃它呢！

张大民嚼了一百遍，还是咽不进去。婚前一个月，锅炉工的长子召集了家庭会。大家腿碰腿挤在客厅里，像一堆蒜瓣儿凑成了一颗大头蒜一样。李云芳坐在门口，孤零零的，像大蒜旁边的一粒葱花儿。张大民兄妹五个。弟弟是单数，三民五民。妹妹是双数，二民四民。几个民都不爱说话，话都让最大的民说了。做母亲的也不爱说话，她有病。锅炉工一死她就病了。不是脑子的病，是烧心。当胃病治了多年，还是烧心。她爱喝凉水，有了冰箱就改吃冰块儿了。相框里的锅炉工心情不好，愁眉苦脸地看着他的老婆和一窝孩子们，嘴角撇着，像刚刚骂完了一句脏话似的。李云芳的心情也不好，未来的婆婆咋咋呼呼地嚼着冰块儿，让她后背脊梁直冒冷气。幸好未来的丈夫令人愉快，要贫嘴都要到她的心坎儿和胳膊窝里去，多难的事听着也不难了。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本来说好再过三个月结婚，可是我等不及了。水不是一下子烧开的，不小心一下子烧开了，也只好灌暖壶了。有些事你们也不懂。妈是过来人，妈懂。把开水灌到暖壶里，盖上盖儿就踏实了，沏茶还是洗脚，就随你的便了。明白吗？这是我第一次结婚。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老想我还缺哪几样东西，越想越睡不着。人我是不缺了，在门口坐着呢。我就缺个结婚的地方。有些事你们不懂。妈是过来人，妈懂。结婚跟睡觉根本不是一码事。睡觉哪儿不行？钻到箱子里都能睡。结婚行吗？躺在马路边也能睡。结婚试试？不行。结婚还是应该有一张双人床，有一间摆双人床的房子，还得挂上比较厚的窗帘和门帘，被子和褥子最好也是新的，两个人舒舒服服地钻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结婚了。他们都是这么干的。你们将来也会这么干。等你们这么

干的时候就会明白你们的哥哥和嫂子为什么要这么干了。妈，弟弟们，妹妹们，我和云芳要在咱们家里屋结婚。我们找不着别的地方结婚，只好委屈你们在外屋挤一挤了。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就是说不出这句话。现在我把它说出来了。听懂了没有？我们两个人睡里屋，你们五个人睡外屋。这么干你们同意吗？我和云芳没意见，你们要是没意见就这么定了。下午我就可以收拾屋子了。四民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反对我结婚？”

四民嘴唇动了动，不说了。她是护校的走读生，一说话就脸红，在家里也改不了。张大民笑着，东看看西看看，脸皮有城墙那么厚，骨子里却惭愧得不得了，汗都贴着耳朵一股一股地流下来了。

“结婚就结婚呗。这院儿里结婚的多了！说那么多废话干吗？”

二民冷冷地说着，顿了顿，站起来出去了。她在肉联厂下水车间大肠组做清洗工，身上老带着说不清楚的味道，脾气也差些。她一出去，空气立刻不一样了。三民做了个深呼吸，咳嗽了几声，朝左右笑了笑，挪挪屁股，又没有动静了。母亲咽了一口冰，对三民说老三，你放屁了吗？你哥等你话呢。三民是邮差，在平安里一带给人送信送报纸，在家里烦了也常常冒出一句报——哩，嗓门儿满大的。

“三民，你也反对我结婚吗？”

“我不反对。我凭什么反对？”

“你心里有话，我看出来了。”

“不说了。都是自己的事。”

“说吧。你不说我结婚都不踏实。”

“我第一个女朋友要是不吹，我就在你前边了。第二个女朋友要是不吹，还能赶你前边。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

“你要有现成的，我先紧着你。”

“哥，你不用客气了。”

“谈几个了？”

“六个。”

“慢慢挑，别着急。”

“急也没用。住哪儿？”

“也别挑花了眼。”

“谁挑上我谁才是老花眼呢！”

“不过挑细点儿对谁也没坏处。”

“哥，我先挑着，您结婚吧。”

母亲说老三，是挑萝卜呢还是挑冬瓜呢？又说老三，给我拿块冰，挑磁实的，不磁实不凉。老三给母亲取了一块冰，似笑非笑地钻到里屋去了。李云芳闷头坐着，心想一个个看着挺老实，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五民，我结婚你反对吗？”

五民不吭声，读着破旧的数学课本。五民是家里的知识分子，戴眼镜，穿运动鞋，擦正规的护肤霜，是兄妹中的异类。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人深沉了不少，今年摩拳擦掌准备再来一次。看他不屑的眼光，结婚似乎是件昆虫界的事情。

“问你呢，你反对我结婚吗？”

“真没意思。我本来不想说话，你逼着我说话。其实你的本意是想堵别人的嘴，不让别人说话。谁有资格反对你结婚？这种问题你应该问爸爸。可惜爸爸死了。我觉得除了你的情敌，没人反对你结婚。你问我根本就是问错了对象。我就说这么多。哥，你别不高兴。你应该占一间房子。我们知道此地有银三百两，你就别啰嗦了。我只想知道你让我睡哪儿？”

“是啊，睡哪儿？洗洗都不方便。”

四民跟着嘟囔，脸红得像西红柿。张大民叹了口气，觉得小弟的说法实在有理，废话太多了，应当说点儿实质性的问题了。

“早替你们想好了。我能白白睡不着觉吗？总的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做到增加一个李云芳，不增加一件新家俱。除了东西要摆得合适，我们还得给人留出下脚的地方，屁股撞脑袋是免不了的，都是一家人也就无所谓了。我争取一碗水端平，除了云芳，咱都是一个妈生的，我……”

母亲说你快说，说完完了，我烧心！

“里屋的单门衣柜不动，外屋的双人床和三屉桌搬到里屋。镜子搁在三屉桌上，代替梳妆台用，李云芳对此没有意见。里屋的双层床搬到外屋东北角，三民睡下铺，五民睡上铺。上铺离窗户近离灯也近，读书方便。五民呀，哥是真心为你好，你要明白。里屋的单人床架在外屋的单人床上，变成一个新的双层床，摆在靠门口的西南角，进出方便，在屋里洗不成的可以到小厨房洗。四民，你要心疼姐姐你就睡上铺。二民胖，还要赶肉联厂的早班……”